



周刊

AUG 5 1948
卷一 第一期二十第



書評

詹姆士掌故錄

文藝

文人與文章
詩四首

專論

一個解決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的具體建議
美國扶日聲中論強斯頓報告
大法官的解釋權
蛻變中的中國市鎮

通訊
華北屋脊爭奪戰
注視平保戰局發展
物價向什麼看齊
遼陽易手記
陝西政海微波蕩漾
遠東經濟委員會點滴

(太原通訊)
(北平通訊)
(瀋陽通訊)
(西安通訊)
(印度通訊)

短評
我們的意見

批大額關金券(二)俞鴻鈞總裁言不由衷(三)秘密會議·欺蒙·迫害

劉大中
王成組
邵循正

趙人佛
吳景超
周先光

潘光旦
戴世昌
周錫

劉丙
周世

全體王楊之高李
慰道振平
天乾乾聲萬君明者
者海沐卿庚光

行政會議

版出日一十三月七年七十三國民

立北國書院

評 短

又是一批大額關金券

「某月漲風」早已成爲一個不合時宜的名詞了。現在物價不是在某幾月漲，在某幾月保持平穩，而是無月不漲，無月不漲。照此現勢發展下去，很快就會變成無日不漲，無時一一小時一不漲！法幣已經不是市場的價值標準。大都

用法幣計算的，也沒法按照生活費指數計算收入。法幣一到手，唯恐不立時用完。人民對於法幣之信心，可以說是喪失殆盡，而在這時，負責人却又宣佈發行大額關金券，票面分爲一萬，二萬五，五萬及二十五萬四種，折合成法幣，最高票面爲五百萬元！

經過了幾年教訓，人民的心理非常敏感。新紙幣尚未大量到市場，物價已先作預防式的上漲。故除非強制購買，印行法幣能够買得到的東西，一定是愈來愈少；買得到的實物愈來愈少，紙幣發行便愈迫切。在此惡性循環之下，法幣要垮，政府行政機構也要動搖，一貨到粗糧也吃不飽的時候，誰肯餓着肚子做事？

一架機器，經過十年以上的不停地使用，也要陳舊不堪再用。這倒彌補財政赤字的主要手段——通貨膨脹，也已經用了十年以上了。在此即將不堪再用的時候，發行大額鈔券，豈不要變成法幣之最後催命符？以後怎麼辦呢？一般人想到幣制改革。看起來，政府似乎也在準備這手。但是改革以後又怎樣？有辦法使財政收支平衡嗎？如果仍不平衡，豈非又重蹈法幣覆

不漲，這是常識。要物價不太上漲，祇有兩條路：（一）停戰。（二）改變籌措戰費的辦法，——讓有錢人出錢。何以如此淺顯的道理，政府不肯承認？不肯徹底實行？

鴻鈞總裁言不由衷

中央銀行「呈奉」行政院核准，自七月十九日起，增發面額大至二十五萬元的關金券，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氏並爲此宣稱：「政府對於收縮通貨，平均物價，已有通盤的籌劃。此次發行較大面額的鈔票，純爲便利人民，應付事實需要；僅將鈔票面額提高，並非增加發行數量，所以不應該影響物價。倘投機分子藉此散佈謠言，企圖擾亂金融市場，定當依法嚴究」。「告示」式的說話多半是「不誠無物」；若在總裁的「嚴究」兩字下再加上「不貸」兩字，那就更够味了！

多少年來中國政治圈裡有個壞習慣，它是：文書或會議，一涉及軍事或財政，便說要秘密。實則只是形式上秘密，實質上並不秘密或根本並沒有什秘密可言。因此誰都不給此「秘密」一詞以它的字面的意義。近來，在行憲之後，這「秘密」的功用却發揮得大了。不但拿它來虎人民欺蒙人民，並且用它來做迫害人民的工具！這里說的是立法委員在中原戰事失利中閻查究兜洩秘密，一終讓行政機關將一家報紙停刊這段故事。

——開封失陷後，立法院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檢討中原戰局，有何應對。事先各報的報道預料將有一個緊張的場面，因為豫鑄立委悲憤達於極點，表示非追究責任不可。我們揣想，當時豫鑄立委之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檢討中原戰局及北動議之迅被全院接受，大概是由於立委諸公自承是人民的代表，應代表人民追究「戡亂」中某幾戰事失利的責任，遇了這個念頭，乃發為呼與應；至作為秘密會議去開會，這不過是循多少年來的習慣，以涉及軍事，也順口說「秘密」而已，應初無不讓人民知道國防部長如何報告的心思。而國防部長之出席報告，他本已知道將有一個緊張的場面，又面對着這樣一個七八百人的大集會，又逼得要說說戰事失利的

秘密會議・欺蒙・迫害

比這所列舉的還要低微；若論各種經濟活動在事實上
需要，自然還不能滿足。試前在市面流通的鈔票有票面
值五元和十元的，相形之下，那些才得稱爲「大鈔」，但
是，物價却相當穩定。可見大鈔與物價波動如有關係，
那也只是一種理的。所以，愈氏的聲明中只有「應付事實
需要」一句還是真話。誰不承認「較為便利」？其餘作爲
聲明的各種話，原不值得駁駁，姑爲尊重國家體制，也
在此提一提。

第一，政府何嘗有收錯通貨平抑物價的籌劃？物價
上漲不自今日始，勝利後如果不支出大量的內戰軍費，
並有效的平衡財政收支，物價如何會漲到三百萬倍的程度？

第二，僅將鈔票面額提高，並非增加發行，這句話只在物價穩定，貨幣流通數量固定，爲了便利，
以大鈔收兌小鈔的情形下，才有意義。事實上，不印大
鈔依舊在增加發行；印了大鈔，不過發行的張數可以略
微減少些，印費比較經濟而已。所印的大鈔如僅用以收
兌小鈔，那麼財政預算的赤字又將如何彌補？

第三，「擾亂金融，刺激物價」主要由於搶購。試問大量搶購
米、麵粉、棉紗、黃金，美鈔者是持零星舊鈔的小民，還是
是用成箱新鈔的特權人物？如能「依法」，早已「嚴究
」，何待至今日？

此外，既發大鈔，就直接發行以國幣元爲單位的「
五百萬法幣」大鈔好了，又何必逃避支付標準而以關金
單位出現！難道想借重「一大單位小數額」，以自欺欺人
嗎？總之，爲政者最怕一言不由衷。物價漲風如此，勢
即將屆經濟崩潰的邊緣；大鈔發行事小，治本清源事大，
政治如如果沒有改革辦法，只作叫人讀了冷笑一聲的紙
上文章，又何補於實際？

說這是立法院秘書處徇何部長本人之請，將原稿予以發表，意在糾正錯誤之記載，以致以訛傳訛。既係秘密性質，何以自己又可以發表？足見所謂洩露秘密，實在是虛偽事實；頂多僅是記載或有錯誤。如果是記載錯誤，並非事實，頂多僅是記載或有錯誤。如果有更正，罪名便應不存在了。故所謂調查委員會，不旋踵便無結果而結束了。然南京新民報於七月八日奉到內政部的命令，受到了日晚兩刊永久停刊的處分。迫害之志於是乎達成，讀者記住：自義勤起興到威方認此一「勝利」，其中間有過「豫東會戰大捷」，足以安定江淮，鞏固首都；官方並認為下一步驟，應為開始「心理戰術」，厲行「宣傳整肅」（見七月九日之北平世界日報）。

我們的意見

一個解決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的具體建議

王劉成組 趙人儀 潘光旦 吳景超 戴世光
邵循正 周先庚

一年一度的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最近又復甚嚴重。現在暑假已經開始，卒業生已逐漸離校，緊張的空氣因之鬆弛，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也就漸漸消逝。但是失業的依然並未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並未稍減，我們必須繼續去想辦法，使這個問題得獲解決。

一般對於大學畢業生的失業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它看成對於社會秩序的一個威脅，認為有這許多知識份子得不到衣食上的保障，必將成為「亂苗」，影響到社會的安定。第二種看法，認為國家造才不用，非常可惜。這種以「可怕」和「可惜」的眼光來看大學生失業問題的態度，是極不合理極不正確的。在一個現代化國家中，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應享獲得工作的權利。給予這些公民以工作的機會，是政府無法逃避的責任。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說：「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

按常理來論，以我國知識份子人數之少，大學畢業生全部就業應當還遠不敷用，如何還能有失業問題？這自然是政治不上軌道和戰亂不停的直接後果。政府對於這兩項至少要負部份責任，對於大學畢業生就業應負的責任也就因之而更形加重，不能以財政上或其他困難而圖推諉。我們也會聽到政府想把失業的大學畢業生「組織」起來的主張。我們卻以為，政府在負責解決大學卒業生失業問題的時候，必須遵守下列兩項原則：（一）政府不得利用機會，施用「賄買」、「挑撥」、和一派注一的手段；（二）在執行他們的新政策時，大學卒業生應有機會增加他們的見聞和學識。

根據上面這兩項原則，在永久性的職位不能覓到以前，我們提出下列使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具體建議。

按「我們對於政府舉辦全國戶口普查的意見」（陳達、趙人儀、吳澤霖、吳景超、戴世光、張印堂、王成組、韓德章、蘇汝江、周榮德著，係獨立時論社本年三月間所發稿件，見全國各地報紙）一文中的估計，我們如真欲舉辦有意義的全國戶口普查，約需專門及技術人才一百萬人。這是該文作者認為我國現時不易舉辦全國戶口普查、並對人口局所擬普查計劃不能同意的理由之一。該文著者因而提請先辦較小規模的選樣調查。我們可以把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加以訓練，去作這種選樣調查的工作。如果政府執意要舉辦普查，則可以採用的人數就更多了。這個工作自然添款甚鉅，但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政府對於失業的人原有予以工作的責任。政府如果能動員幾百萬人去打仗，為什麼不能動員幾萬人去作有意義的基本調查工作？

我們這個建議，除去能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失業問題，和取得關於人口的可靠統計以外，還有下列兩點好處：

（一）人口調查的工作者人員，不一定必須是某一科系的畢業生才能訓練，文理法工農醫師範各科的畢業生都可應用。這些失業的卒業生，在他們專門範圍之內，既找不到職位，自然不妨來作人口調查的工作。

（二）我國的大學畢業生多半都有在大城市中盤桓的傾向，正好藉調査人口的機會，使他們到小縣城和鄉村裏去，俾能明瞭各地的實際情形，增加他們的見聞和學識。這對無論文理法工農醫師範各科的畢業生，都是極有裨益的。

最後一點應特別注意。人口調查工作所需的訓練，是屬於社會、經濟、心理各方面的，與政治無關。政府若真有決心盡憲法上的責任，用我們所建議的方法去解決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應絕對避免混入政治因素，而由有關各科的專家去主持必須的訓練工作。

專論

美國扶日論中論強斯頓報告

周錫卿

近日我國各界，對美國積極扶助日本，極為注意。

本年美國海外顧問公司及強斯頓報告相繼發表，建議提高日本生產水準，減少賠償物資，尤為各方評議之焦點。強斯頓報告，較海外顧問公司扶日態度尤為明顯，對於賠償建議大量減少。該報告係本年三月隨美陸軍部大臣屈萊柏（William Draper）來日之陸軍部日鮮經濟問題調查委員會（Secretary of the Army's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Economic Problems of Japan and Korea）所提出，對於美國對日經濟及賠償政策不無影響。茲將該報告之要點及對於賠償之主張，簡單敘述，並略加分析，以供關心美國扶日與賠償問題人士之參考。

(一) 強斯頓報告概要及對於賠償

之主張

強斯頓報告，分（一）節要，（二）日本一般經濟情形，（三）原料與對外貿易，（四）賠償，（五）吸引外資，（六）預算及貿易政策，（七）結論，（八）朝鮮經濟情形與對策等章，認為戰後日本，因殖民地喪失，原料缺少，食品不足，本土工廠受直接間接戰災甚鉅，結果現在生產量不過為一九三〇—三四年數量之百分之四十五。且海外日人，撤回五六百萬人，每年人口約增一百萬人，商船損失百分之一八十，交通設施短絆，財政困難，通貨膨脹，故恢復極為不易。又稱日本投降一年半以來，美國負擔全部佔領費，又為防止疾疫與動亂起見，每年接濟日本之食品與其他救濟品，達四萬萬美元之鉅，美國納稅人民負擔極大。且日本已解除武裝，政治上漸趨民主，人民亦甚勤勞，仍具潛在生產能

力，故建議美國應迅即扶助日本經濟復興，借予款項，供給原料，增加生產開放貿易，吸引國外投資，調整匯率，增加商船，改善交通，平衡預算，克服通貨膨脹，以期早日達到相當生活水準。消極方面，則主減少日本對佔領費之負擔與賠償物資。

該報告「賠償」專章首先提出日本工業界，因何啟將提充賠償，迄未確定，均存觀望態度，不敢明確投資，實為生產復興之阻礙，故主迅速解決賠償問題。謹稱為使日本人民達到相當生活水準起見，必須保留充分生產設備，不能將大量工業設備提供賠償。又云日本在庫貢島台灣及東北華北等處資產甚多，皆為中蘇等國接收，應抵充賠償。復稱美國現負擔日本佔領與救濟費，日本賠償問題久延不決，影響其經濟復興，即間接增加美國納稅人民之負擔，故提出以下建議：

(二) 日本海外資產正式提充賠償，給予原接收國家。

委員會

強斯頓報告發表以後，我國駐日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半農氏，曾向駐日中央社記者，發表以下評語：

(子) 波茨坦宣言規定賠償原則有二：一為解除日本經濟武裝，二為允許日本保留平時生活水準所需設備，該報告完全注意第二點，對第一點全未提及。

(丑) 海外顧問公司報告，所提出之意見，吾人已不能同意。但該報告尚根據估計數字（如人口、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需要量等）與論據。強斯頓報告則逕行提出意見，無任何數字根據。

(寅) 飛機工廠與民營軍需工業為主要戰爭工業，強斯頓報告不將其列入賠償，實係明顯保留日本作戰力，違反波茨坦宣言。

(卯) 日本原係輕工業國家，一九三一年後始逐漸發展重工業，其目的在準備與支持戰爭。強斯頓報告幾

以上共他 1011.1147.0000 日元（一九

三九年兌換率)

(四) 主要戰爭工業設備，僅包括政府所有兵工廠設備共值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一九三九年），連同支持戰爭工業，共值六六一、一二四七、〇〇〇日元（一九三九年）。

(五) 即將以上辦法，由美政府逕令堅強執行，並

規定(A)各盟國分配率與各國決定分配率之期限，(B)各國接收所分配之物資之期限，(C)聲明以前有關賠償請令悉予廢止。

(六) 除上述設備外，不能再將其他工業設備供賠償，除非授權盟國另負代替設備。

(二) 強斯頓報告賠償部門之分析

強斯頓報告發表以後，我國駐日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半農氏，曾向駐日中央社記者，發

表以下評語：

(子) 波茨坦宣言規定賠償原則有二：一為解除日本經濟武裝，二為允許日本保留平時生活水準所需設備，該報告完全注意第二點，對第一點全未提及。

(丑) 海外顧問公司報告，所提出之意見，吾人已不能同意。但該報告尚根據估計數字（如人口、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需要量等）與論據。強斯頓報告則逕行提出意見，無任何數字根據。

(寅) 飛機工廠與民營軍需工業為主要戰爭工業，強斯頓報告不將其列入賠償，實係明顯保留日本作戰力，違反波茨坦宣言。

(卯) 日本原係輕工業國家，一九三一年後始逐漸發展重工業，其目的在準備與支持戰爭。強斯頓報告幾

將日本工業設備全部保存，結果日本仍為强大重工业国家，隨時可以用以作戰。

(辰) 該報告主張由美政府逕令盟國執行其建議，並取消以前一切有關命令，實係不顧各盟國意見之片面行動，以圖迅速了結對日賠償，殊堪注意。

以上五點已將強斯頓報告袒日及違反盟國政策之處，嚴正指出。茲再就日本國內工業設備與國外資產二項，申論如次：

甲、國內工業設備——日本國內工業設備，除維持平時經濟生活（遠東委員會決定為一九三〇—一三四四年生活力車）所必需者外，應一律提高賠償，以免保留經濟力量。此項政策，於日本投降時即經各盟國同意。十五年五月起，遠東委員會陸續提出主要戰爭工業（Priority war industries）三種（政府所有陸海軍兵工廠飛機工廠民營軍需工業），其設備除極專門之製造兵器部份，應予拆毀，及一部份可製食品肥料藥品等平時用品之機件免予賠償外，應全部提供賠償。另就支持戰爭工具十種（鋼珠軸承，工具機製造，造船，鋼鐵，輕金屬硫酸，製糖工業，火力發電，人造橡皮，人造石油）視平時經濟需要決定保留數量，其餘悉提高賠償。三十六年四月由美政府令駐日盟軍總部執行之先期拆遷，即係提出此「臨時方案」物資之百分之三十，分與中英荷非四國，為緊急復興之用。

惟此大強斯頓報告竟將飛機工廠與民營軍需工廠剔出賠償之外。支持戰爭工業，僅提出與海外顧問公司建議相同之五項，此中鋁鑄軋延設備與鍛造原設備數量與海外顧問公司報告同。硝酸造船人造橡皮三種供賠數量，甚至比海外顧問公司報告為少。以價値言，主要戰爭工業供賠物資，海外公司報告共值一、四七五、八八七、〇〇〇日元，（一九三九年匯兌率下同），強斯頓報告僅值一〇二、二四七、〇〇〇日元。六、〇〇〇日元，強斯頓報告為六六二、二四七、〇〇〇日元。

考日本工業之發展過程，一九三〇年前素以紡織業

為主之輕工業為基礎。一九三一年後始逐漸發展重工業。

「據日本商工省之數字，紡織工業產品價值，一九二九年佔全部工業產品價值百分之四一、一，一九三〇年

時佔百分之三六、五，一九三六年時佔百分之二十九、八，一九三八年降至百分之二十五。重工業產品價值，一九三九年僅佔全部產品價值百分之三一、二，一九三八年增至百分之五五、七。」（見日人Isamu Asahi所著：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Japan 一九三九年出版）

一九三七年日政府通過五年計劃，加緊發展重工業，企於戰時達到重要資料之相當自給。該計劃事實上將生產組織與設施納入作戰機構，遠超過其正常經濟生活之需要。各盟國認定此種過份膨胀之工業設備，為戰爭之潛伏力量，應予提供賠償。現在強斯頓報告建議將其大部保留，實係違反盟國政策，吾人決不能同意。

乙、國外資產——日本國外資產應否併入賠償內計算一則，歷為遠委會爭執之點。英國堅持將中蘇等國所接收之日本國外資產，計入各國應得之日本國內工業設備分配額以內，因而主張將中蘇等國應分比率減少，我國主張將日本海外資產就其性質分為普通投資及以侵略為目的之投資兩種。認為在未被侵佔國國內與中立國內之日本資產，屬於前者，在中國等處者應屬後者，當由被侵佔國無條件接收，蘇聯對我國主張亦表贊同。

日本在我國及其他侵佔地之資產，或為具有侵略性之投資，或為運用特殊勢力而獲得之利益，要皆與侵略戰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此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東條英機等首級戰犯，經濟侵略，即係戰罪之一。良以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實以經濟掠取為主要之部門。按刑法規定，供犯罪或準備犯罪所用物品，或與犯罪有關之財產，均應沒收。日本在侵佔國內之投資，既皆與侵略有關，即為戰罪之工具，應予沒收，不應併入賠償計算。

更有進者，日本於一九三一年進攻東北，一九三七年起掀起中日全面戰爭，我國生命財產之損失至鉅。且日本於攻佔期間，一面掠取我國資源與勞力，一面以我國為其商品之尾翼，更發行大量軍用票券鈔公債，吸收現金，以上直接間接損失，幾不可數計，遠超過所接收之日本資產。現在強斯頓報告，以此種資產抵充日本國內資產賠償，實將我國戰時鉅大損失，全不顧及，自非

我國所能同意。

(三) 結語

綜上所述，強斯頓報告對於賠償之主張，實遠被英美宣言，對於各盟國之利益，完全不顧。並主張由美國以片面行動，斷然執行，誠應密切注意，並於美國擬定改變賠償政策之時，研究適當對策。

考強斯頓報告與其他美國扶日主張之動機，不外因美蘇對立，美國政府，尤其其軍部方面，觀察遠東各國，或因內戰關係不能安定與建設，或因當地民族與宗主國抗爭，亦呈不安狀態，或係新興小國，力量微弱，惟日本自投降以後，內部秩序，得盟軍維持頗為安定，過去經濟工業基礎尚存，表面上極力模仿民主，尤其對美國非常順服，美國甚為滿意，企圖扶植日本復興，使成遠東對蘇之基地，且可節省其佔領與救濟日本之經費。經濟方面，力圖提高其生產水準，與減少賠償物資。而遠東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對日本工業水準與賠償問題爭執甚多，迄無定議，更給與美國以醜化大量減少賠償物資的機會。

強斯頓報告發表後，各盟國均表驚訝與反對。美國國務院亦感覺陸軍部，一再發表扶日建議，過於引起各國反感，未能全然同意。然而駐日盟軍總部，即以美政府對該報告與海外顧問公司報告未決定態度為理由，不將飛機工廠與民營軍需工業設備提出分配，先期拆遷。一面准由日政府進行五年經濟計劃，準備於一九五二年將工業水準較一九三〇—一三四四年提高百分之三十，約相當於一九三六年水準。而國務院除決定增加宣傳費用，企圖向遠東各國說明扶日動機，並非重建日本為侵略力量外，對以上實際扶日行動並未加以制止。可知國務院與陸軍部扶日主張，不過為程度之差異，而國務院較和緩之態度或係減少各國反感之手段。並於一張一弛之間，觀察測驗各國態度，美國扶日，似已為確定之政策。

試再分析各有關國態度。遠委會會員國，以英國系統之國為多，（英、法、加、印、紐西蘭）雖遠東各英系國家，對日本復興均存戒心，但英帝國外交政策，以英美合作為基礎，對日問題，不難取得協議。荷蘭對

由政策，大致與英相同。法國自美國援歐案成立後，美援物資興起，自較日本優勝，且外交政策亦不負遺憾。非往賓對日本之侵華較有需要，但非係新獨立國家，尚賴美國扶助，或力能與美商定可以同意之方案。結果堅決反對美國扶日者，恐僅有我國與蘇聯。而美對蘇聯關於日本之主張，常置不理，故我國處境，不無困難。

在此種情勢之下，我國除應以嚴正立場反對美國過份扶日，免其再度威脅遠東及世界和平外，茲就本債問題提出以下意見，供關心本問題人士參考：

大法官的解釋權

大法官的制度在中國是創舉。他們的職權雖已確定在憲法中，但就一般人看，這仍是非常模糊的一件事。當局為什麼要設立多至十七位的大法官？他們行使職權的意義又何在？在這行憲的時代，我們不能不曉知其發展的可能。

我們大法官的前身是最高法院的庭長推事。據司法院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規則的規定，司法院有權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從其題文看，司法院的解釋權之最顯著的一面是在統一全國的法令；所以其直接工作是解釋，但主要的還在統一地解釋。換一句話，法令的意義不明顯，惟恐各地各機關缺乏一致的執行與實施，政府就設立這一個司法院解釋會來解決法令間矛盾的困難。這個制度倒由來已久，明清已有前例，大清律例中之「例」就是指這一項相類的解釋例。

明是某人的案件，經過一個會解題的介紹，向司法院提出，司法院若認為法律上確有問題，它的解釋就會下來。解釋權從由最高法院行使改由司法院行使以後，解釋例已公佈了四千多號。其中成績有好有壞，有革新以至的，有重複法文的，它可說盡了擴補立法缺漏之能事。

甲、同意使日本達到一九三〇至三四年之生活水準，但堅決反對保留比原定之標準所需要之生產設施，並抑制或經濟作弊力量。

乙、同意迅速解決工債問題，因我國經濟建設，必需日本賠償設備。

丙、在華盛頓及東京等方面，同時策動使盟總迅速將飛機工廠與民營軍需工業設備，提前賠償先期拆遷。丁、光期拆遷，係盟總率美政府三十六年四月四日第七十五號命令執行，該令並未廢止，或有另令代替。盟總不應還令拖延，須促美政府令其迅速切實執行。

解釋權

發生懷疑過。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愛司加拉 [Emile Saclat] ——前一度為立法院顧問的，——且曾推崇備至，稱之為中國司法制度中良好的固有產物。

我們若問以往司法院解釋例何以能於平靜生活中完成其任務，則原因還在它的影響不大，而且所解釋的都是些民間法律上很技術的問題。幾部基本法——例如民、刑、訴訟等——原理相當清楚，祇要司法院不過分曲解其含意，事實上就不致發生不可挽救的惡果。再者，解釋事件名義上雖及於法律命令兩項，但對於後者，除非它有與法律相類似的形式，是絕少有經過解釋的。這也是司法權與政府其他各權沒有磨擦的緣故。

如今大法官的任務沒有如此簡單了！在上述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的兩事外，現復加上了更重要的一件工作，那就是解釋憲法。這個工作將使司法權與其他並立的政權發生劇烈的接觸。我們可以揣想司法院以往所用以決定解釋的技巧和程序，對付這現在的釋憲任務恐已不够用了。

任務困難原因之一是因為目前的憲法是空而又空的一部法律。假如沒有大法官行使解釋權來使其體的法律和民間生活發生連繫，我們真不能想像憲法在中國有多麼大用處。就我們官方的政治道德以觀，這無疑是一個門面裝飾。憲法的多半內容須待實際問題來充實，是一個迫切的需要。司法院做填補的功夫也就是在考驗行憲的

戊、對於整個軍備方案，與各種工業提供薪資設備之數額及各國分配率等問題，似可於一定限度以內，採取較現實之態度，否則美國及各財團取得協議，以便迅速推動拆遷，而如美國採取片面行動或久事拖延，甚至至相當時期，根本加以打消。

19.0000

芮
汰

誠意。例如憲法內關於權利保障的規定，我們尚不知道是否真對人民有利；對於院際關係，我們還看不出內閣實行到何種程度；這些都有待大法官來解釋。困難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在此叫名的行憲政治之下，種種的利害關係將格外尖銳化，明朗化起來，大法官想再安穩地渡着以往事務性審判官的生活，自是很難。他們怎樣能在許多政治暗潮之中維持其獨立和高超，這是很成問題的。

此外，他們解釋憲法的時候也不能再隨便地含糊敷衍他們的八股文章。解釋一提案，必須附以詳細的理由，即連他們自身的動機也應該加以分析。他們若有政治見解，也必須詳述出來，供一般人的批評和觀察。法律的陳述且須有學理上的根據，來源出處，連理契合，承上接下，面面俱到。最困難的任務是如何去領導現實，在政治上作一個開明的引導者。大法官就此熊不能勝任的快呢？

顯然的，當局對於大法官職權的內容應該趕快加以確定，否則他們的困難將更形巨大。尤其需要指明的可有數端：例如大法官能否宣布一普通法律或命令為違憲；在任何官吏執行法律命令的時候，爭訟者是否隨時可以提出違憲的抗辯；大法官決定解釋的窗口，十七個人用何種方式來措置他們的意見。上面第一點涉及他們的權限，第二第三點則有關發動解釋，決定解釋的程序

就比我們還可以提供一些參考的材料。

我們大法官制度的來源是在美國，所以看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是如何行使的。美國的最高法院，無疑的是一個有權決定普通立法為違憲的機關。這一點有三種意義：（一）普通立法在其生效前，美國最高法院當然不能決定其為違憲；（二）美國最高法院所可決定的乃為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是否因其他立法而被剝削；（三）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並不就一個立法的一般規定為決定；它所決定的是當前的具體案件，所引用的法律之某一點是否違憲。換言之，當前案件中之當事人之權利必須因該具體立法之存在而可能受有損害或其他影響，因此必須最高法院為之糾正。

美國對於最高法院解釋的權力，點譽各半，與論頗不一致。其中最主要的批評是社會、經濟、勞工的重要立法，往往都被最高法院所否決。後者之見解與政策過度地違反了社會主義；一切保障老弱，禁止長時間工作，提高薪金的優良立法，俱不克施行；此對經濟繁榮，生活水準，社會之前進等事俱有巨大的影響。且贊成此種立法的，全國人數衆多，乃據最高法院有此解釋權力，復因一特殊爭訟人的感覺不便，竟遭其否決。甚多之損失即不可量計。最可憤者，一般爭訟最力的解釋，早已設立，且依之為屏障，乃立法基礎一被推翻，私人的損失即不可量計。最可憤者，一般爭訟最力的解釋，最高法院法官僅以五對四之比（美最高法院法官總九人）

蛻變中的中國市鎮

城府位於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之間，它既不是農業市鎮，像齊龍橋一樣，又和商業市鎮的海甸不同。它坐落在特殊地區中，靠着特殊階層人物的需要和消費而發生成長起來。兩百多年的帝王時代中，因政治特權而脫離生產和勞務的旗人，是它的主要顧客，滿清王朝的瓦解，給不事生產的旗人一致痛擊，主顧客散了，城府也跟着觸了霉運。民國初年，清華學堂成立，城府又抓到一批和過去迥然不同的新型主顧。快到破落的漢口上，城府又轉了好運。接着清華大學的陸續擴充，燕京大學的成立，城府市面隨着擴充，店鋪跟着增加，呈

現空前的繁榮。所以二百多年來，儘管清系變更，城府人口的大部分，是以勞力的出售，换取糊口之資的手藝人，工匠，小工和技工等。其大是供給城人以及兩校員生一部分日用需要以及本鎮居民的大部分需要的小商店。城府的繁榮與經濟起義，既然建築在這批特殊的消費者身上，這批消費者購買力的消長，也決定城府經濟生活的消長。旗人失勢，城府碰上第一次大厄運。中日戰起，清華南遷，城府也跟着被移，城府遭遇第二次大劫。抗戰勝利，兩校復員，對於城府的意義，正如一個城府人所說：「等於耶蘇復生」。過去無人問津的房子，現在

通過其決定，是則立法之違憲與否，偶然的因素多，而肯定的標準少。現因法官一二見解竟隨之而左右，此對國會中衆多的可決意見言，將何以為情，此實非事理之平。最高法院的此種判決完全形同立法，其決定且顯然在決定全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政策，此與法官之身份不合，精神上且與民主政體下的代議制相違。解釋權之行使，實際即成司法權之獨裁，法官更將成為政治家的傀儡。

但在另一面，維護最高法院的美人也有強有力的理由。其主要點大致如下：最高法院所否決的法律，據統計言也未見其特殊衆多。此等大部分為微小的立法，若無嚴重性的提案遭遇否決，則往往因其過錯極端，於社會安寧不利。且任何人不能認國會通過的法律都是良法；反之，最高法院的判決通常都附有原理上的根據，並非出自杜撰；即令判決偶有錯誤，同樣案件發生時，仍可再予糾正。再維持最高法院之違憲決定權，實即是維持三權相制相生的良意；在保護人民權利的立場，這種否決實屬必要。此制在英國之 Privy Council 中及南美諸國皆能實行順利，解釋權若被取消，行政與立法兩權將使全國社會及經濟完全改觀，這對人民的保障威脅實大，憲法的基礎亦必破壞無餘。最後，立法之否決權交於最高法院，事實上亦最適宜：大法官皆為終身職，其政治立場難能超出黨派；彼等具有優良的學問，崇高的道德，對所判案決不致被輿論所挾持，政治上種種不良影

響，故可避免。五對四比之決議方法亦並無歧處，持反對意見的仍可公布他的「異判」（Dissent），這並不損減最高法院的尊嚴，或反能影射各法官態度的公正。

依事後第三者的眼光看來，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權，確是保守的頑固多於提挈的精神；就在目前也仍屬如是。在保護人民權利的藉口之下，它曾擊破了許多前進的法律。霍姆斯的「異判」始終保留了「異判」的聲名，而不克變為「正判」。惟這還是就美國的國情而言的；反之，依中國的情形講，則我們的需要恰恰相反。但這也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新社會的立法，而祇是說我們離開個別地保障人民的身體，自由，財產已尚有很大的距離，談到擊破社會立法與否之一點恐尚嫌早吧！

大法官是國內目前意味新穎的一個制度。假如玩得像樣，也能收緩和政治或啟發社會之功效。但美國最高法院已是很保守的了。我們所恐怕的是：目前這十七位的中國大法官非但不能替司法權伸張威能，做成立法與行政的壘斷之監督者，或反踏進而枳，變成當權的喉舌；當權說不出的動機，大法官可用嚴厲的語調，不着邊際的法文，為之掩護，為之掩飾，替它理論出來。美國的最高法院雖不專掌政治，但至少不時有幾員虎將出現，如 Holmes, Brandeis, Stone 之類的人物。在大法官制下，中國的法官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達到可以發表其見解與修養的機會了，今且又繪畫着美國已見勇武的貢品，自必希望其有所成。

個人也因收入的微薄，過着貧苦生活。需要的減少，不只把有用的勞力棄而不用，並且造成居民的生活程度激巨降低。就城府而言城府，如何擴大兩校的購買力，是充分利用城府人口的勞力，增加生產，提高居民生活程度的唯一出路。在城府，生產的進行與擴充，是要考慮買場狹小，對於這些特殊階層的消費者的依賴性極深。因力增加與否。城府因地區的限制，消費者的特殊性，市場狹小，而特殊消費階層的一動一靜，和城府息息相關。

消費者的消費方向，嗜好，興趣，價值觀念，對於城府社區生活同社區結構也發生了深切影響。百姓人勢微，兩大學成立，城府社區起了質的變化。就職業分配說：過去最多的是賣工，接納工，木匠，漆匠，泥水工。現在最多的是裁縫匠，皮鞋匠，並且進來了許多種的新興行業，如電匠，機器工，西醫，傳教士等。即使在傳統行業中，他們爲了生活，不能不應付新人物的新式需要。民國初幾年的高領寬袖長飄旗袍的做法，必須換成短袖低領短擺的做法。就職業生活講，爲了洽合兩大學的時間觀念，鐘錶是作坊商店每家必備的，日落與日出，月缺和月圓不再作爲時日的標準。不過在這種爲適應而發生的社會變遷中，因爲各方面變遷的不齊一，而發生生活上的不和諧。比如裁縫店的掌櫃儘其能力之所及，把旗袍做得越時髦，越表現曲線美才好，可是，他認爲這種衣服穿到女人身上，簡直是「白蛇轉世」，「女妖活現」，在電燈的照耀下，居民們還相信惡行會招雷殛。可見有實際功用的物質文化，最容易傳播，而一個社區的傳說價值觀念和信仰，却不易攻破。而在兩種文化模式或特質相觸時，若某一階層的人不得不接受和自己不同的看法或態度時，他可以表面上接受，而在内心裡還是另一套。即是對於非我團體，他用非自己的一套，而在自己圈子裡，選用自己的的一套，因而發生人格的分裂。但也有兩種變化特質同時存在同時應用，但不發生人格分裂，與情緒的糾結，如陰陽符的兼用。城府許多作坊和商店住家，常和兩校發生關係，或有交易來往時，他們就用陽曆來作安排關係訂定交易的時間標準，如作坊的定貨單上，都用陽曆日期，註明何時取貨，何時交貨。但他們彼此間的來往約會，以及店舖的日用法水帳，進貨帳上，或結帳休工放假開張，都還是根據陰曆。兩種曆法同時並用，也並不覺得不方便，發生反感，這當然由於這種文化特質非比價值觀念，態度與信仰一樣，後面並不牽連着情操。像務莊這一類的非物質文化特質，它的存在與流行，全看它在社區生活中能否配合適宜，適宜則用，不適宜則棄之。當居民們用陽曆和兩校作關係上的時間安排時，他們並沒有什麼反感

和不情願的心理。也正因如此，在社會或文化發生變遷時，這類文化特質或文化叢也較無阻礙地隨着環境發生變化。

在城府，最引起觀察者深刻印象的是，在不少方面來說，它已經具有都市文化和生活的特徵，但仍有不少地方保存着，保留着鄉土文化的情調。牆里的關係，遠不如農村中的親密，像農村中那種東家坐一坐，西家穿個門，張家借一把刀，李家借把鹽，在城府是難得看到的。一條胡同的兩家鄰居，彼此可以全不曉得對方的姓名來地出身，甚至對面不打招呼。人與人的來往，都可以用貨幣來馬虎了事，也用貨幣作往還的重要媒介。就社會整制機構講，居民們來自二十多個不同省份，有六種不同的國籍，各人帶來自己家鄉的習俗傳統與信仰，對於同一事物有不同叫法與解釋，彼此間缺乏一個共同的生活標準。假使大家定居下來，相處日久，可能在不同的習俗與生活方式中孕育出一個綜合的為大家所接受的生活方式與規範。可是為了職業的不穩定，市場興衰的季節性，尤其流動性最大的勞工是主要人口，城府人口流動速度相當大，一個自然發展成的民俗與民德難得成形。這時一種人爲的施之任何人而皆准的規律就柔軟而入，這就是法律。有法律就要有執行法律的人，於是警察派出所設立起來。在城府，沒有足不出本村三五里地以外的土佬兒，除了親屬鄉土的親密社會關係外，人們還可以在同行，同事，同裏吃過飯，等等有共同生活圈子或共同生活經驗中，建立起社會關係。還可以在不同行間，不同鄉土，不同階層間因利害相關，交易來往，而發生關係。在農村，沒有不曉得名字的熟人，在城府「見面認熟」，名字却不知道」是句不足爲怪的話，本人和名字分裂成兩回事。孝道被人冷落，小家庭多過大家庭，弟兄不如朋友，類族姪帶日漸鬆散，而在農村市，「父慈子孝」，「兄弟如手足」，不管實行到什麼程度，至少還是農村家族生活的理想與價值標準。血緣關係因日趨疏遠，地緣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都是都市中所發生的，在城府，我們常常說：「我們家鄉」怎樣怎樣，提起城府很少加上我們兩字。常說的是「這個城府」，如何如何，好像他不是城府人。實際上，他的心從未有在城府生了根。在農村年高而德劭，在城府「人老珠黃不值錢」，這些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都是都市中所發生的，在城府，我們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要說他在某些方面是都市的雛型。但在城府我們也看到，大部分生活還是採用着傳統的鄉土式的生模式。雖然有警察派出所，爭執的雙方不到

無其他辦法解決時，絕不去找警察。同行和脚里親友，當然是調解的。兒子欠帳，債務人向父親索取，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懂得法律的。兒子欠帳，債務人向父親索取，大家看來是適當的。調解所根據的是不同習俗標準中大家所共同的基本標準。這是我所謂的鄉土文化模式。在職業結構上，師徒雖已不如父子，但師徒的情關係舊情操還普遍的存在。商店組織還是沿襲風，水牌子的信用，單行式的記帳法絲毫未更改。婚喪嫁娶的一套老儀式大多未變，被看作是最完善的事。父母固然知道「時代變啦，兒女的大事兒女作主」，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仍然多於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仍被看作是最完善的事。太太和女兒到別人家裡去做工，被看作是沒辦法的事。從以上幾點說來，城府還是流行着傳統的方式。所以說他是從農村到都市，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文化與社區。

在城府，我們看到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但受着貧窮以前的人並不知道如何解救他們的貧窮，這是整個北方貧窮化的縮影。我的看法是人口的過多，生活資源的匱乏，因而造成工資的過低，是貧窮的基本原因。其次是新文化和新生活方式的不被接受問題。所謂不被接受，並不是他們不願意接受，而是說他們想接受而無力量接受。比如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城府作父母的沒有不想盡辦法希望子弟能受教育的。但是當生活已經到了無可再低的時候，不僅收入不能騰挪出供給子女上學的小量費用，而且不得不利用孩子的勞力來填飽家庭人口的肚子時候，只好狠心地犧牲孩子受教育的機會。再如新式接產的推行，當海甸教會設立的助產醫院，免費替貧家產婦們接生時，家家戶戶都不再請舊式的老婆婆，但是近來助產醫院因募捐無着落，而開始收費接生時，儘管手術費不昂貴，貧家婦女還是找更便宜更省錢的老婆婆來接生。西醫的外科手術居民們都知道最有效驗的可是病來了，大家還是找草方用草治，因為割一次子宮瘤的手術費，要花去工人們的一年工資。所以，一種新的較有利或較有效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推行，宣傳固屬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他們的接受能力。

中國一切都在「變」，城府也在「變」。若「變則通」，一個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秩序可以形成，自然是件暢快的事。可是變而未通，舊的在破壞，新的却還歸來遲，即使新的逼近身旁，却又「可望不可及」，使卷在「激變」旋涡中的人，莫可適從，深受「新文化難產」之痛苦，因而變成社會的動亂，個人人格的不完整，這不只是城府在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也是今日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

通訊

華北屋脊爭奪戰（太原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共軍華北解放區合併成立以後，打下了臨汾，在麥穗金黃的時候，展開了華北屋脊的爭奪。這就是火熱的晉中戰場，晉閩以從來未有的焦灼，發出緊急求援的呼聲。

山西是華北的脊樑，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三晉負山帶河，形勢險要，有山西即可以控制華北。李唐以山西為基地統一中國。拓跋魏據山西，控制中國北部。翟

太原城在現在太原西南去晉祠途中，趙宋統一中國，最後打下山西，晉祠附近泉湧土肥，登西山望晉中盆地，阡陌縱橫，村鄉相接，煙樹迷離，有北國江南氣象。趙宋認為此地「王氣」十足，征服山西便將舊太原夷為平地，另築新城於其東北，即今日之太原。現太原城內沒有東西南北四通的十字大街，而丁字街遍全城，當地人說趙宋如此計劃街衢是為了阻塞山西的「王氣」。的確，趙宋一代最後被征服的山西人衰落了，不僅再沒有人敢稱王道帝，就是入朝為相的也僅有寇泰公一人。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人材輩出的山西，名將賢

無奈離居海洋太遠，性情過於保守，故不得不在商業上再失勢。但是他們的堅韌精神如果用於開發地下的寶藏煤鐵，山西還可以在工礦上再抬頭，而戰亂的中國又使他們得不到長期安定的局面。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樣有山西的「人」和「地」是大有可為的。這是在目前華北屋脊不容忽視的理由。

閻錫山自從中華民國成立就統制着山西，這樣長久的地方政權，在民國以來，是絕對少有的。一方面是地理的形勢使然，另一方面閻錫山那種善變八方應付的手法，也延長了他的政治壽命。民國十七年山西的勢力伸展到察綏河北。十九年汪馮閻北平擴大會議，閻更一度油然的生出了問鼎中原的野心。他沒有曉得這回算是上了

汪馮的大當，做了一筆虧本的生意，使得他不得不宣佈下野，出走大連，晉軍在中原大戰時也到山東旅行一次，又都龜縮到山西去。就在那時候以後，雖還存在着一個「晉綏軍」的名詞，而傳作義卻已在綏遠另立門戶，不再是閻錫山單純直接控制的部隊了。閻錫山從大連再回山西，據說就沒有了問鼎中原的雄心，立志老死山西。趙戴文在他返晉時，也曾向中央提過閻氏不再過問中央政權的保證。

從趙宋以來，千年間山西人跌落下去，爬起來，爬起來又跌下去的悲劇，這悲劇到今天似乎還沒有演完。山西人又倒下去了，這真是山西人的憂鬱。山西人算盤打得精，經營的天才是有的，

舞弊離居海洋太遠，性情過於保守，故不得不在商業上再失勢。但是他們的堅韌精神如果用於開發地下的寶藏煤鐵，山西還可以在工礦上再抬頭，而戰亂的中國又使他們得不到長期安定的局面。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樣有山西的「人」和「地」是大有可為的。這是在目前華北屋脊不容忽視的理由。

閻錫山統馭部下之嚴密和太原工事的深厚堅強，共軍如果想拿下晉中堡壘，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他以前會說出過「共軍要拿下太原，必須他死的人與太原城等高以後」的豪語。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以上兩件事實打擊了他的信心，使他的民心渙散，士氣低沉。過去閻氏及其部下常說，「山西在兵農合一的政策下，兵源不成問題，只是缺乏裝備與彈藥」。這句話中雖然有拒絕外藉軍隊入境的門羅意味，但是起碼還覺得可以擋下去。這次却不得不請求空運部隊增援了。首由民兵機械，向中央請援，分電胡宗南傳作義。向晉南北出兵，以解晉中危局。接濟就由楊愛源晉京坐催援軍。

閻錫山在他的山西門羅主義之下，是等等，中央社太原分社會為此獲得總社的嘉獎。但是這次共軍攻下臨汾，俘虜大部卻又係禮教森嚴的大家庭中的婦女，感情

，糧麵價大跌，一斤白麵才賣三千元，在平民經濟下的太原人民，吃着七十五萬元一斤的高粱麵，聽到被俘人員說出臨汾的情形，對土氣民心的影響可知。

晉中糧食困難，麥熟時閻氏派出了兩個新訓師（號稱山西的鐵軍）沿同蒲路南下搶護麥收，結果在平遙以南的火車上就遇到盜賊，軍官遭棄不少，有一個師長被俘，有一個師長受傷，親調的鐵軍如此，實在容易影響其他部隊的信心。

以閻錫山統馭部下之嚴密和太原工事的深厚堅強，共軍如果想拿下晉中堡壘，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他以前會說出過「共軍要拿下太原，必須他死的人與太原城等高以後」的豪語。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以上兩件事實打擊了他的信心，使他的民心渙散，士氣低沉。過去閻氏及其部下常說，「山西在兵農合一的政策下，兵源不成問題，只是缺乏裝備與彈藥」。這句話中雖然有拒絕外藉軍隊入境的門羅意味，但是起碼還覺得可以擋下去。這次却不得不請求空運部隊增援了。首由民兵機械，向中央請援，分電胡宗南傳作義。向晉南北出兵，以解晉中危局。接濟就由楊愛源晉京坐催援軍。

楚漢春也因為到南京去報告堅守大同經過，一度被派到東北，後又轉任河北主席。去年到南京去交涉軍械差價等問題的郭宗汾，也頗有桀不思晉的情緒，前些天楚漢春更邀郭來任唐山市長兼警衛司令，開錫山以晉中戰局緊張不放他出來。這些悲歡離合的往事，深深烙印在身處危城的古稀老翁的心上，或許是相當的惶惶而淒涼的。所以這回不教郭宗汾出來，而派出最親信的楊愛源到南京去求援。

徐永昌那位寡言將軍，在近十年來可以看做「山西的候鳥」，每當山西有什麼大的問題時，他總是回去一次。這次也不例外，他雖早已經不是軍令部長而是陸大校長，却也帶着國防部第三廳第一處的處長陳達，從南京到山西去，當然對於擊敗傅作義會作戰有關。廿六年抗日戰爭時，傅作義會作戰過來山西，現在傅作義是

楚漢春也因為到南京去報告堅守大同經過，一度被派到東北，後又轉任河北主席。去年到南京去交涉軍械差價等問題的郭宗汾，也頗有桀不思晉的情緒，前些天楚漢春更邀郭來任唐山市長兼警衛司令，開錫山以晉中戰局緊張不放他出來。這些悲歡離合的往事，深深烙印在身處危城的古稀老翁的心上，或許是相當的惶惶而淒涼的。所以這回不教郭宗汾出來，而派出最

親信的楊愛源到南京去求援。

晉中十六縣中國錫山原來有十五個師的兵力，經兩週的搏鬥，折損相當可觀，估計約在二分之一左右，趙承綏而且有被俘的傳說。但是接近山西的人士說，趙一氏的確在介休被虜三日，後來還是被具有

在山西作「討伐戰」十年經驗的四千人馬把他救出來，現已回到榆次。現在太原戰事，南面似乎比北面緊張，據與正中社綜合報道過來并南戰事稱，「我某某兩軍及羽十縱隊自七日進入太谷、榆次、徐溝中間地區作戰以來，遭匪第八第十三第十五及新四軍四個縱隊之瘋狂圍攻。九日我盧韓師分向百晉南席之匪攻擊，數度突入村內，與匪發生巷戰，斃匪甚重。至十日南長陳達，從南京到山西去，當然對於擊敗傅作義會作戰有關。廿六年抗日戰爭時，傅作義會作戰過來山西，現在傅作義是

徐永昌那位寡言將軍，在近十年來可以看做「山西的候鳥」，每當山西有什麼大的問題時，他總是回去一次。這次也不例外，他雖早已經不是軍令部長而是陸大校長，却也帶着國防部第三廳第一處的處長陳達，從南京到山西去，當然對於擊敗傅作義會作戰有關。廿六年抗日戰爭時，傅作義會作戰過來山西，現在傅作義是

楚漢春也因為到南京去報告堅守大同經過，一度被派到東北，後又轉任河北主席。去年到南京去交涉軍械差價等問題的郭宗汾，也頗有桀不思晉的情緒，前些天楚漢春更邀郭來任唐山市長兼警衛司令，開錫山以晉中戰局緊張不放他出來。這些悲歡離合的往事，深深烙印在身處危城的古稀老翁的心上，或許是相當的惶惶而淒涼的。所以這回不教郭宗汾出來，而派出最

無兵可抽的；而且在晉中戰局堅張中，平保路上也發生了戰事，高碑店、固城、定興先後失守，戰火一度燒近長辛店，北平清晰可聞炮聲，援晉實在也是不能的事。

清晰可聞炮聲，援晉實在也是不能的事。

點地位適中交通方便。能以直接威脅石門的是平保路國軍。這個新型的政權將是毛澤東城出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以來，第一號產品，因為在過去共軍的地方政權組織有的叫做邊區政府，有的叫做某地行政委員會，只有一民意機關才有所謂「三制」，在行政組織中看不出什麼聯合的意味，所以將來這個華北政權的產生，十分值得注意，他將是將來共軍全國性的聯合政府的雛型，甚至於以這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作全國性聯合政府的基礎，因為新編的華北解放區，以面積人口論都比較其他解放區為大，而且是居於西北、中原、華東幾個大解放區的中間。這個政府的成立，在共軍對他也必定是十分重視與珍愛，希望他迅速的成長與壯大。因此，他對於可以直接受他的平保線國軍，必定設法打擊，解除威脅，以軍事來掩護政治。

(三) 加緊圍攻太原

梗在華北與西北兩解放區的中間的是太原及晉中盆地，共軍為將兩解放區聯在一起，必要時可能將中共中央或華北聯合政府移於太原。因為太原在華北有高屋鶴之勢，足控制華北兼顧西北。共軍向晉中發動攻勢一個月來連下十餘城，太原衛星縣城多被攻佔，晉閩大有力雄擊斬之勢。華北剿總要解救太原出兵山西，當然是以攻雁門關為捷徑，可是現在平綏路不通，大軍多在河北境內，兵力西移十分不易，而且事實上也絕走不開。再一條路就是

沿平漢兩下，攻石門以減輕太原壓力。共軍為先發制人，免除側背威脅，以便加強進攻太原，發動了平保間的攻勢。

(四) 多收的爭奪

北方政府抗糧食困難，今年河北的麥收，因為春雨及時，豐稔為三十年來所未有，冀省府爲了搶護麥收，事前會有嚴密的計劃，分派督導組赴各縣指導搶護，並提前開徵田賦，以備備軍糧公糧。省府方面人士表示，這次搶護麥收成績相當圓滿，尤以保定附近所獲更多，用飛機場作了打麥場。據我們想象，這些搶護所得的麥收，現在還未能完全集中起來。共軍就在這時候發動一個攻勢，將國軍方面從田野中搶護來的麥收，再從分散的倉庫中搶回去或加以破壞，這樣搶來搶去之間，吃虧的還是種田的老百姓，好一個三十年來未有的小麥豐收而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兵荒馬亂。眼看着到嘴的東西都吃不成。

孟榮臻近兩個月中在華北五省完成了他的大舉行的奔襲攻勢後，與冀熱遼邊區的李連昌部集中重兵於長城線內，威脅着關內外的交通，使北寧路津浦段時通時斷，國軍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敢對北寧路掉以輕心，也只好將主力放在冀東監視共軍行動。因此平保路上在涿縣以南只剩了由偽治安軍改編的新二軍，涿縣以北到北平由九十四軍和青年軍二〇八師的各一部防守，鐵路以西山地，除房山深水以外均在共軍控制下，鐵道以東的平津保三角地帶是要，在戰志上也不够堅強，因為很多士兵自敵偽時期以來，都有了被俘的經驗，俘過去放回來，在來去幾回之間，他們就都

軍七縱隊的虜，涿縣縣府已作海警辦公的清廁。所以平保戰爭發生時，路東共軍劉炳彥部也從東面打來。

共軍發動平保間攻勢是在本月十五日，冀北剿總二十一日發表平保戰役經過實況說：「孟榮臻所率第一、第六、第七、三個縱隊及二縱隊一部，於本月十五日，向平保沿線竊犯，國軍爲集中主力，殲滅匪團等求決戰。即於十七、十八兩日，在房山以南捕捉匪打搜部隊，予以圍殲，匪僅倖一次突圍，遂即再次遭我截擊追擊，如此反復連續戰鬥，至十九日匪一縱隊全部被擊潰，其餘各股匪亦均蒙受頗大損失。」在空室清野中以新城涿水縣最爲徹底，幾乎無任何損失，徐水定興兩地守軍費三十

日就被攻入了，連同很多官長也被俘去。從高碑店到徐水中間五六個車站，在十九日左右先後被共軍攻佔，鐵路西側的新城涿水也在空室清野下撤守。紅遍南北的「剿匪英雄」新城專員王鳳樹，一度盛傳免職，請辭歸服務，現已經官方否認。戰事發動之初，共軍曾猛撲長辛店良鄉，並打下坨里周口店圍攻北平西南之房山縣城，十七日深夜北平城清晰可聞砲聲及機關槍聲。國軍急調主力三十五軍及暫三軍增援，首解房山之圍，據說曾在琉璃河南推進，已先後將高碑店松林店及其附近據點先後克復，現正在徐水以北新城以西地區縱橫掃蕩，新城也有再度收復的消息。

平保國軍向南推進中冀東查河又遭共軍圍攻，地方團隊激戰竟日，二十日繳離縣城，共軍續向南移，威脅平津交通，武清宣佈戒嚴，防備共軍攻擊。同時在平津鐵路以南的平津保三角地帶永定河邊的固安，也開始空室清野了，一部分難民及縣府人員已移至離各庄車站。根據目前的情況判斷，共軍發動平保間攻勢的目的，如果僅限於以上所提四點，國軍主力增援南進後，可以暫時告一段落。如果南進的國軍一時轉移不回來，平保間共軍也非常可能東移北取，與冀東共軍呼應，對北寧路的平津及津浦兩段，再度施行破壞，展開他的夏季河北境內全攻勢。

物價向什麼看齊？（北平通訊）

（一）半載漲風

轉眼又是半年了，河北平津三地參議

會的議長又要爲了北方枯偏到南京再度請願了。今年一月十七日，三議長到南京的

那一天，一號麪價每袋最高只到九十一萬元，物價是一萬一萬元地跳，假定本月下旬

再去請願，那一號麪價漲到二千萬以上，物價是以百萬爲一級的跳，這是多麼長距

本刊特約記者

難的物價錢走。照這樣下去，在大鈔不斷發行中，鴉頭每袋就會到二千億元，出現這種天文數字，絕非謠話，那時的躍進的單位，就是億。

還有什麼是用「元」的呢？據六月中有人在物價最高峯的山西拍電出來說，大米一兩，約一千四百粒，每粒值三十餘元，小米一兩約三千粒，每粒價值十元。東北的電訊，大豆如珍珠，每粒國幣十二萬元。長崎海苔每斤十萬元流通券，即法幣一百萬元，每片海苔至少五千元，有油無鹽的肉絲麵是流通券十五萬元一碗，即一百五十萬元法幣，一滴麵湯也會價值萬元。七月十九日公布發行五百萬元一張的大票後，平市的燒餅從三萬跳到五萬一個。

生生報統計三十六年一月四日到仁義和小飯鋪去吃飯用二千元，可以要一碗燉牛肉，一盤燙黃菜，一碗榨菜湯，兩碗米飯和半斤餅，三十七年同月同日二千元只能買一個燒餅還得外加小費，當時的麵粉價格已比戰前貴了三十四萬倍，只是過了半年，這二千元買不到燒餅上的一粒芝麻。

如果說今年年初就過不去了，那麼到今天上漲到百分之二萬又是怎麼渡過的？上一次的口號是北方偏枯，要求「增加外匯，開放內匯」，因為天津海口只分配到進口外匯百分之四，而且自去年九月物價暴漲後，國行對華北的匯兌築成了一道無形的長城，爲了平穩江南物價，停止申匯。這一次，則是爲了中央發了一筆洋財，「美援四億」，但除了對英國人統治下的開灘煤礦有些點綴以外，對於北方整個沒有分給一文，這種偏安江左的心理，對於北方不是偏枯又是什麼？

曾作過「故都」的都市本來已多感傷，會爲北方出入口重心的天津碼頭更感到

空前所未有的淒涼。而「被動軍鎮」的人們似乎有些喪氣，北方老百姓不能沒有偏枯感，一陣風一陣雨都是刺激，又何況是當真有心偏枯？政治若不真爲人民生活打算，那麼層層對立，個個矛盾，到處不平之氣猶如洪水隨時都會造成潰決局面了。

明明知道不能解決問題，但是春節前夕，中央銀行業務局長沈慶瑞自稱要來瞭解問題，但也撤出五千億元的「收購成品」的歡喜種子，到六月中東北流通券在華北作排山倒海的突擊時，二十三日中央銀行又有指揮處長李立、國庫局長夏晉熙及東北區行主任王鑑到平津來開放了申匯。而平津自己却行歷史重溫，立刻又把東北流通券驅兌堵着。二十五日據說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署長賴普漢要在二十五日親自北上觀察，也許會多少給一點油水吧。

(一) 中央與地方的距離

三議長春節請願歸來，下了飛機到北平市參議會裡報告時，就喊出了有對立性的「樹立北方經濟新體系」，大一點說，是「大華北主義」，小一點說，「是大河北主義」。北方有煤，有鹽，有棉，有鐵，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所必需之物，如果無代價地輸出江南，實在有些不甘心，到七月中旬，河北臨參會第三次會議席上，教育界名流薛培元就喊出這樣的句子：

「我從二十七年的接收卷宗上，查出來日本軍閥那一年在華北擁取了八萬萬元，除了支持華北政委會以外，還成爲他們侵吞中國的資本，我們要問今天中央在華北拿去了多少？給北方的又是多少，能不能清算一下？」

當沈慶瑞在二月八日離平前，他對於

他們本有百萬元外匯，由於麥帥要在那裡買日本買糖，可以多得五百萬元外匯，但爲這點外匯，却要付出一千四百萬元的肥料費。棉花、機件，及包裝都要外匯。他又特別指出北方的開採，啓新、中紡的

原料一部及器材，甚至於食糖及食鹽都是外國運來的，也都需要外匯。「這些都不在那百分之四的限額之內的。」因此他裏面中央的苦痛不全是地方瞭解的。

江南沒有方法離開北方獨立，不僅冬天需要北方的煤，整個的交通及動力都依賴着開採的煤礦，當安南鴻基煤不能運到時，他們同樣也願意門頭溝的無煙煤矣。

(二) 華北與東北的關係

「美國、蘇聯、加拿大買煤都要使用外匯的，去年冬天無可奈何到蘇聯買了二萬噸煤，就花了五十萬美元，對內無論如何還是用法幣，對外用外匯可真負擔不起。」於是春節工業成品收購中，買了開灘十萬噸煤，每噸一百六十萬元，共計一千六百九千二百億，齊委會各廠買了三百五十億美元，門頭溝煤三萬噸，約五百億元。又

驛開新洋灰二萬噸每噸四百六十萬元，計買了久大的鹽五百萬噸。每噸四十萬計二百億元，中小工業所得爲數却不多。北平所得不過一百五十億元，手工藝貸款也只貸出一百億元，有些成品收購後到今天還在待價而售。

在美援之前，雖然比江南遲一個月，但北方也得到美國救濟麵粉。從三月份起尤其停止申匯的結果，八個月來造成了鈔票旅行，專機運了來，成船的旅客及飛機上的貨物都是鈔票運輸商人，又把鈔票運回上海去，在利潤間隙中找尋。

增價百分之五十五，六月底漲到一千〇五十四百元，五月份三萬九千元，六月份七萬二千元，七月份十二萬五千元，這「泰山石敢當」姿態並沒有壓着了上漲的麵價，美麵售價至今却偏枯了北方，又引起各方的一致不滿。

三議長看中了煤、鹽、布、鹹，自二月起就向中央要求每月徵收自衛特捐五千億，這是挖中央肉，補地方瘡的辦法，到四月初張群下台前方才批准，收到六月，已得八千億，對於充實傅作義指揮下的民衆武力的資金，是一大來源。自然，武力的開展要更多的錢，這一點決不會使地方得到滿足。中央也不會與無法加多了。

（三）華北與東北的關係

通貨膨脹是整個的，物價飛漲也是全國性的，只要戰爭不停，通貨不停發，物價也就不會停，三議長及工商業的請願，就如小小的逆流，在大漩渦中一捲便消失了，北方的局部「自立更生」，也是不容易單獨存在於洪流之外。

從最近半年中的物價暴漲中，未分說明了這個事實。外匯的限制有了伸縮性，但天津每月一千萬美元的商品輸出的數，仍然不能全屬地方，一半由於歷史，一半是由於環境及設施。美粉來救濟的結果，一但麵價上漲了百分之九百倍。自衛特捐隨着幣值貶了價，過去假定能養一百名壯丁的款，如今連二十五名都養不起了！尤其是停止申匯的結果，八個月來造成了鈔票旅行，專機運了來，成船的旅客及飛機上的貨物都是鈔票運輸商人，又把鈔

一切的法令都是作繭自縛，一切的法令都限制不着特殊階級。江南對華北建築起一條無形的長城，「停止申匯」，却禁止不住法幣的照舊旅行，華北對東北也是一條有形的長城，對於流通券像商品一樣地運出運進，也是毫無辦法。所以六月二十三日，中央銀行特派來了三大員李立俠、夏晉熊、王鑑，他們下樓便對記者談稱：

「大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要物價不漲是不可能的，只是要它如何漲得慢，漲得合理合法，只許漲，不許跳。我們相信對金融流通只能用疏導，不能用阻遏，過去築堤堵口的辦法可以說是失敗了，把水聚在一處若是潰決了反而更加危險，不如大家扯平，要漲也是慢慢地漲……中央銀行也想用物資來平價，打擊那些跳躍的投機商人……」

八個月來中央對北方的「停止申匯」在六月底便告一段落，算是認了錯，撤銷了這種弊病百出的封鎖長堤。但人間常有奇跡，同一時間，華北却採納北平市參議會的建議，對東北頒布了限制流通券兌換的平津單行法令，使東北來的每一天四百億現款不至於全部出籠，在市場上興風作浪，這一條平行萬里長城的新經濟封鎖線又出現了。三大員僕僕由天津歸來的任務只作了一半，正是扶得東來西又倒。

李立俠等在北平為交涉取消這一條法

令，以致耽了飛機班期，白花了二張票價，他們等不到取消便走了，當時說道「申匯開放後，華中對華北的阻塞過去了，東北流通券在關內的阻塞也要成為過去。用阻塞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如若不然，停止申匯也早已成功，華北也不致於遭受這些慘痛的經驗，這種只收一時之效的辦法，希望華北對於東北不要重演，東北要有糧食，要取消不必要的文武機關，要同意中央金融機構的統一籌畫。」

東北流通券在濟長及四十多鄉鎮中翻滾後，只有逃華北一條出路，調到江南匯率為百分之二十，到平津只要百分之二，像水之就下，自然便集中了。不受限制的六月以前至二十八日中央銀行發表，共兌出流通券一千三十一億，計法幣一萬一千九百億元。而受了限制的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七日，據審核小組發表，准兌的折值法幣一萬四千三百四十四億，已兌的也有四千九百三十億，數字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加多。而「七五」及「七九」多少是一種受了流通券停兌而起的反動感情之一，到東北勸總秘書長吳灝濱爲了東北進行購軍糧要吸收一部流通券回籠，請華北勸總寬放隨兌，於十七日進關後，傅作義總司令才下令恢復財政部的辦法，但爲了面子，還要加一點「限制」。

「停止申匯」開了八個月，開放了，我在三十五年十一月到任的時候，每三個月漲一次價，三十六年九月起，每兩個月漲一次價，三十七年二月份起，只得一個月漲一次，到了七月份，就非半個月漲一次

北流通券」，限制了十八天，誰又能計算出由它所造成的不幸？

(四) 玉石俱焚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經濟赤字上無法和協，這距離一天天造成了離心力的加大。今日地方上的口號自力更生，希望一切要農業向工業看齊，這就是說，要以對農業的榨取來對工業榨取，要城市向鄉村分擔內戰的負擔。更進一步說，就是要學習農業的麻木性，平衡這一切對立局勢。

事實上，已然並不存在應有的有利條件，在剔淨了肉的排骨上已經沒有了脂肪。一位經濟大員說得好「我們今天的經濟現象已然沒法子解救，只有開倒車，走回頭路，增加麻木，拖延時間。如田賦已繳錢的，如今恢復徵收實物，政府自己都不信任自己的貨幣，只要有了糧食，便可以拖一些日子；美鈔黃金及袁世凱的屹立領導，又是法幣沒有位置的具體說明，政府就是爲了改換幣制，也得多發大票，才能消耗國民財富，減少本身的損失。一切都是命定了的，不能解脫，亦無法解脫」。

物價今後向什麼看齊，物價實在是向大崩潰看齊，物價一天比一天地上漲，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接近了崩潰。有時爲證：

「屋漏偏逢連天雨，船破又遇頂頭風。」

今後的困難必要重出不已，「偏枯」聲中，「玉石」要一齊被焚化了。當市場只有美國原料時，一個新起的政治的壟斷關係的恢復，正在醞釀中，但在目前還是一個希望，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來。七月二十日

大不可了，每月中旬及下旬兩次發薪之後，總有一次循環性的漲價，大軍購糧買草，或是事務機關囤積紗布，也都是動一髮而及全身，至於有政治性的漲風，則更不在話下，這樣下去，就是惡性通貨膨脹，就像間歇性的癲疾，使全身逐漸失血至死。王雲五打着沒有珠兒的算盤，他能有什麼辦法？

三議長及工商團體宣演半年前的大請願，能有結果麼？即便是沈熙瑞軍來收購成品，李立俠、夏晉熊及王鑑軍來拆除經濟馬奇諾又能有結果麼？萊普漢到北方來觀察，給北方一點殘羹剩飯，（事實上也不大可能）在這種支離破碎的局面下，又有什麼用？馬歇爾在鞍一天，他對中國的頑固看法便不會修改，美援是美援，望梅止渴，到了口裡也是酸得出些津液，並不能果腹的。

物價今後向什麼看齊，物價實在是向大崩潰看齊，物價一天比一天地上漲，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接近了崩潰。有時爲證：

「屋漏偏逢連天雨，船破又遇頂頭風。」

當市場只有美國原料時，一個新起的政治的壟斷關係的恢復，正在醞釀中，但在目前還是一個希望，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來。七月二十日

遼陽易手記（瀋陽通訊）

七月十五日的拂曉，二十五師沒有大戰而便打進瀋陽。國軍誇耀着這是東北軍攻勢的起點。廖耀湘說：「我們預備與

共匪打一仗主力戰，要共匪拿出五個旅的兵力來決戰」。

記者於十六日進入瀋陽，看看這個被解放了一百六十多天的城市。二十四小時巡視，覺得這個古城，由一個統治者換上了另一個統治者，什麼都似乎在變，除了白

塔高聳，太子河流水悲鳴外，惟有老百姓的苦難沒有改變。

從高麗門入城，老百姓以警惕與懷疑

李平明

的目光望着我們。這解放過的城市一切很寧靜，也很沉寂與蕭條，第一個給人的印象，表面上是看不到易了主人的痕跡。只有增頭政治支票很多，舊的寫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蔣××」「農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開倉濟貧」之類。新的還很少，偶然也看到「徵創建國」，色彩也未乾。安民佈告貼得很多，還有傳單與有圖畫的文告，內容有的勸八路幹部投降有後悔，有的畫着「牛耕田」，說國軍來了，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有的說已分的土地農民安心種田，只要繳租三分之一。這些文告看的人不多，不知道是已經看過呢，還是不要看呢？

通東河南北門的是十字大街，算是城里最熱鬧的地方。商店是十九關着門。街上只有一些小攤販維持昔日熱鬧的記憶。買賣為什麼不做呢？掌櫃的說：「紅票」（共方東北銀行發行的地方流通券）自國軍來後不能使用，「白票」（老百姓給中央銀行發行的東北流通券的別稱）又沒有買賣。

大家都說苦，食糧問題很嚴重，全城老百姓十之五以上吃的是糠餅，野菜，生吃的確實，大人們都是面有菜色，形容憔悴，小孩子們也都瘦骨如柴，一副可憐相。可知解放日子里沒有吃得飽。因之他們很埋怨八路的統治，因為，他們希望國軍會給他們吃饱，可能嗎？也許瀋陽的老百姓吃豆餅樹葉的生活他們還沒有知道。其實誰都不願意讓老百姓餓肚皮，只是要打仗，便要徵發，要徵發，老百姓的口糧便要拿去。

共軍治農村的本領比都市好，遼陽城去不少，但到後來因為有糧荒，還從遼寧北運大批糧食來救濟。貿易局是專管經濟作戰的徵發物資，平抑物價，套取物資，配給物品，什麼都做。遼陽有三大工廠，一個水泥廠，一個七萬錠子的紡織廠，一個藏袋廠。但在解放時期都歸地方政府管，這些工廠是需要高級技術管理的，可見共軍對於輕重工業還是沒有整體的計劃。而且水泥廠的生產都無法使之復工。

遼陽的克復，國軍曾在高麗門，水泥廠，藏袋廠，火車站等地略略的打過仗，據軍方說：是後俘虜五百，斃匪數千，記者逛街，時有乞丐跟着叫「老爺」，不知解放時是否也是這樣。

陝西省主席爆出冷門，胡宗南的大將，黃埔一期畢業生，第十八綏靖區司令官兼參謀第一軍軍長齊劍，不聲不響地擲得了這寶座。

祝紹周，這位保定三期的軍人，在西安前楊虎城公館（陝西省主席官邸）住了步芳這三位），用人治事，他都有魄力，

陝西政海微波蕩漾

（西安通訊）

高君

四年正月初四天，終於被「陝人治陝」，說也是十幾年來陝西最能幹的主席，但有那些「跋扈」。一部份的陝人不滿他的「跋扈」，他之走，也走在這「跋扈」二字上了。

祝紹周，這位保定三期的軍人，在西安前楊虎城公館（陝西省主席官邸）住了步芳這三位），用人治事，他都有魄力，

買賣雖停頓，物價還是有，老百姓因為不知道「白票」的購買力，要價很高，鴨蛋每枚售流通券一萬元，也有要一萬五的。小蘋果有的要十萬一斤，有的只要三萬。糧食呢？解放時期售高粱米「紅票」三千八百元一斤。光復後國軍的議價是十三萬元一斤。因為缺票子買的人不多。豬肉沒有賣，記者上館子吃一碗麵條，連頭是三天前的醃羊肉，每碗流通券八萬元。老百姓拿着「紅票」沒有用，只有看着東西發慌。國軍的高粱米議價對商人們很有用，他們便以這「食糧本位」做定一切價格的標準。什麼東西便照「紅票」價格翻上二三十倍。

大家都說苦，食糧問題很嚴重，全城老百姓十之五以上吃的是糠餅，野菜，生吃的確實，大人們都是面有菜色，形容憔悴，小孩子們也都瘦骨如柴，一副可憐相。可知解放日子里沒有吃得飽。因之他們很埋怨八路的統治，因為，他們希望國軍會給他們吃饱，可能嗎？也許瀋陽的老百姓吃豆餅樹葉的生活他們還沒有知道。其實誰都不願意讓老百姓餓肚皮，只是要打仗，便要徵發，要徵發，老百姓的口糧便要拿去。

共軍治農村的本領比都市好，遼陽城去不少，但到後來因為有糧荒，還從遼寧北運大批糧食來救濟。貿易局是專管經濟作戰的徵發物資，平抑物價，套取物資，配給物品，什麼都做。遼陽有三大工廠，一個水泥廠，一個七萬錠子的紡織廠，一個藏袋廠。但在解放時期都歸地方政府管，這些工廠是需要高級技術管理的，可見共軍對於輕重工業還是沒有整體的計劃。而且水泥廠的生產都無法使之復工。

遼寧王錢漢主席在遼陽視察時，曾發

過訓話，所有分了的土地，佃戶可以一律不交租。可是王氏去後，遼陽縣長王志仁當天召集地方人士開會，便有人反對，其主要理由是國防部印製的傳單上已寫明了交租三分之一，不能使地主失望。

國軍李連成率領的二十五師，以整個小時解決了這日俄戰爭時代曾經酣鬥過的「鐵打遼陽」，民衆也很幸運的沒有因為這一易手蒙受大損失。然而收復是收復了，不知政府以什麼方法來治理一個被解放過的地方，會不會不能拿出比八路高明的辦法。看吧，打出什麼樣的政治王牌！

者曾經巡視各處，沒有發現許多屍屍，也沒有還許多燒燬過的痕跡，聽說國軍曾在火車站停靠的列車的苞米與高粱。記者在遼陽會見過劉玉章軍長，有沒有這麼多的戰利品，劉氏說還不會接到報告。遼陽之役，國軍最大收穫是鹹櫻可製二十萬套棉軍衣的棉花。獨立炮會趕不過命令，得到的物資一律先封存再派用場。可是遼陽至瀋陽的公路上，却有迎駁不絕十輪大卡，滿載着棉花浩浩蕩蕩向北而去。還有數新轎袋的大車也多着。記者在遼陽的時間有限，還沒有碰到更多的接收的喜劇。

遼寧王錢漢主席在遼陽視察時，曾發過訓話，所有分了的土地，佃戶可以一律不交租。可是王氏去後，遼陽縣長王志仁當天召集地方人士開會，便有人反對，其主要理由是國防部印製的傳單上已寫明了交租三分之一，不能使地主失望。

國軍李連成率領的二十五師，以整個小時解決了這日俄戰爭時代曾經酣鬥過的「鐵打遼陽」，民衆也很幸運的沒有因為這一易手蒙受大損失。然而收復是收復了，不知政府以什麼方法來治理一個被解放過的地方，會不會不能拿出比八路高明的辦法。看吧，打出什麼樣的政治王牌！

立法委員到了南京，發表了反復的言論，這在西安是聽不到的。他們敢於對「陝周」展開攻擊，當然有些來頭和背景，因為「本地人治本地，是一種潮流」。（借用閻氏告別陝西土紳時所說的話）湖北、江西、浙江、湖南的新主席都是本省人，「陝人治陝」的口號提出來，很響亮有力。主陝四年後的祝紹周，也到了急流勇退的時候，所以他就毅然求去，這是他的聰明。總統陝陝時，正式批准祝紹周的辭職，繼任人選，呼聲最高的是關麟徵。五月間閻氏來陝，不少陝西士紳會有勸進的表示，閻氏也藉此機會看看行持，審度之下，閻氏堅言決不幹。本省的主席，即使是行輔主任也不幹，意態堅決，很使一些人奇怪。說起來也很簡單，閻氏未嘗無意於省主席，可是他不願

意當有名無實的省主席。西安有一位胡宗南上將坐鎮，關麟徵豈肯出頭胡亂？所以「陝人治陝」又顯然飛升，很使地方人失望。

另一位是長袍布履的省黨部主委王宗山，據說中樞有人提到他為繼任人選，這位基督教的「王菩薩」，仍能負此重任。兵兒戰危，佛法雖無邊，可是不適合絕體戰的需要，當然告吹！

總統徵詢胡宗南的意見時，胡氏毫不遲疑答稱：「董介生」。胡手下有四大金剛：劉戡，董釗，陶峙岳，范漢傑。陶范二人相繼離去，剩下劉董二人爲胡的左右臂，左臂劉戡折於宜川，剩下一條右臂，有此機會，胡氏當然要提拔老同學，老部下，陝西主席的冷門，如是得出。董氏爲長安人，陝人的「陝人治陝」願望

遠東經濟委員會點滴

(印度通信)

在喀什米爾問題和希德拉巴德問題不斷地引起人注意的時候，最近半個月來印度報紙上登載得最熱鬧的另一種新聞，便是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簡稱UNESCOM）會議的消息。這個委員會的成立，距今已一年有餘，第一次成立會是去年六月在上海開的，第二次會在菲律賓的碧璣舉行，這次是第三次會，在印度馬德拉斯省的烏塔卡蒙德（Uttakamand）市舉行。

聯合國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之下，現在已有四個區域經濟機構，最早的是歐洲經濟委員會，其次便是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再後之而起的是南美和中東兩個經濟委員會，這此委員會的任務。自然注重研究各區域內經濟復興的需要，建議經濟復興的措施。但實際上如現在歐洲的個是會員國，包括：澳洲、緬甸、中國、法國、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巴基斯坦、暹羅、蘇聯、英國、美國。五個是副會員國，即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大韓民國、蒙古、土耳其。

聯合國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之下，現在已有四個區域經濟機構，最早的是歐洲經濟委員會，其次便是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再後之而起的是南美和中東兩個經濟委員會，這此委員會的任務。自然注重研究各區域內經濟復興的需要，建議經濟復興的措施。但實際上如現在歐洲的個是會員國，包括：澳洲、緬甸、中國、法國、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巴基斯坦、暹羅、蘇聯、英國、美國。五個是副會員國，即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大韓民國、蒙古、土耳其。

聯合國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之下，現在已有四個區域經濟機構，最早的是歐洲經濟委員會，其次便是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再後之而起的是南美和中東兩個經濟委員會，這此委員會的任務。自然注重研究各區域內經濟復興的需要，建議經濟復興的措施。但實際上如現在歐洲的個是會員國，包括：澳洲、緬甸、中國、法國、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巴基斯坦、暹羅、蘇聯、英國、美國。五個是副會員國，即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大韓民國、蒙古、土耳其。

也到了。任命甫發表，陝西人的確也要奮了一陣，可是現在又消沉了，因爲遭到胡宗南上將坐鎮，關麟徵豈肯出頭胡亂？所以「陝人治陝」又顯然飛升，很使地方人失望。這幾句話逗了一週來關於省府人事的傳說。後來各方面的傳說，廳處長人選都流傳於一爐，看起來頗是標準「陝人治陝」的省閣，董主席的幾句聲明，使這一切都歸於泡影。據說經胡宗南同意的人事調動，只是原任民政廳長蔣學忍（浙江人）出任秘書長，胡宗南的副屬劉亦常（湖北人）出任民政廳長，其他鮮勝。原來一般人最注重秘書長人選，認爲是主角的操琴師。

西安有家報紙曾著論說主角換了唱秦腔的。這位上台以後，陝西軍政燃於一爐，在配合上也許會更完美一些，實際上與祝紹周主席並無區別，所不同的，只是轉換一下陝人心理上的不健康狀態。今後省政府的措施，多少要顧及本地人的意見，祝董之異，在於此，僅在於此！

在從前，本地人不能作本地官，謂之「迴避」，現在中央一批一批地任命了很多本地人來作本地官，這新的制度，新的嘗試，成效如何，要看以後的事實來解答了！

道到上台以後，陝西軍政燃於一爐，

在配合上也許會更完美一些，實際上與祝紹周主席並無區別，所不同的，只是轉換一下陝人心理上的不健康狀態。今後省政府的措施，多少要顧及本地人的意見，祝董

之異，在於此，僅在於此！

在從前，本地人不能作本地官，謂之「迴避」，現在中央一批一批地任命了很多本地人來作本地官，這新的制度，新的嘗試，成效如何，要看以後的事實來解答了！

在從前，本地人不能作本地官，謂之「迴避」，現在中央一批一批地任命了很多本地人來作本地官，這新的制度，新的嘗試，成效如何，要看以後的事實來解答了！

16
新路
國經濟開發都感覺資本財的不足，而日本頗有製造機械的餘力，當由歐美各國不能供應的時候，最好是利用日本的餘力來供應亞基的需要。其中有一個建議說：Recommend that machinery be provid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A.P. to Coordinately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ECAFFE region with the Japanese economy...這一段文字，隨解釋大不同，有人認為含有以日本經濟為主，他國經濟為從而主要由日本供給亞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工業設備的意義。中國代表在一個小組委員會中，提出了三個決議案，語氣與原文相反，削除了和 S.C.A.P. 在組織構的說法，而說明日本的生產應使適合於亞洲各國所需要而樂於接受者。這個決議案在那一小組中通過，但另一小組中認為規定日本經濟政策是華盛頓遠東委員會之事與 ECAFFE 無關，主張全部刪除。這兩個不同的意見在大會中起了爭執，中國代表以為既係建議性質並無妨礙，結果投票兩次，中國的意見幸得通過。格氏的證明就是在一個小組委員會中所發。他說明美國與英國有過兩次戰爭，然美國經濟的發展就在第二次英美戰爭後利用英國的資本，美國初期的出口以農產品為主而生產財大半仰賴英國。經百年之久，美國才成一大工業國。這點證明顯然是對於亞洲各國尤其中國的諷刺。

不知注重工業，一面譖謗蘇聯戰後建國
烏賚別克Uzbeck 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成功。
有人說：烏賚別克的建設，一部份就是蘇
東北拆遷的設備，究竟是真是假，現尚無
從證實。

而這一票就決定了大局。

關於委員會本身的工作，經決定了（一）擴大工業小組的組織，多調用人員，以期對區域內各國幾種重要工業的計劃，他們在物資上及財政上的需要詳細查明；（二）在秘書處中設立一段注重便利技術人員訓練的工作；（三）另設一段與

FCAFE 的主席本來是中國的蔣廷黻先生，這次因為蔣氏另有任務重選主席，印度首席代表馬泰 Dr. John Matthai 當選為主席，緬甸首席代表爲副主席，下次會議決定在澳大利亞舉行，時期在本年十二月。

在前兩次會議中，會址迄未決定，這次議定了在國統在亞洲及遠東的永久會址決定以前，以上海爲會址。這是中國代表李卓敏氏活動的大成功。

十二日會議完畢了，記者也就下山，

詩四首 王道乾

(一) 雜錄

在她眼裏永遠追尋一個流浪的原因，
在她奢華的香氣裏永遠感傷時光破碎
冰冷手臂掛在我肩上跟與手
因此都迷失於音樂裏古代的災難。

一個女人的命運像煙卷燃着；
我的鞋踏着地板尋求限制；

寫着字和畫着花文的玻璃門開了又閉上，時間與香氣從印有字和年代的瓶中流出。

從她的美貌我永遠追索如苦的根苗，
音樂在舞的深處召喚石炭焦急到極點，
寒冷的身體以涼手傳達一個暗淡的將來
我的同伴漸氣化消失在失望的空中。



章文與人文 ·聲振楊·

笑話！文人與文章，天經地義的黏在一起，壓根兒分不開。這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也當個題目來討論！一點也不錯，就是爲了文人與文章，太那末黏在一起了，問題就發生在這兒。文人作文章，就像女人擦粉一樣，誰也不能說她不應該擦。可是，什末都不管，一天到晚儘擦粉，並不能就把她變成個美人呀！

你怪我比擬不倫，一般所謂作文章，無非是把一樣的話寫得美一點，動人一點，那末與女人擦粉有何不同？專從美與動人的地方下工夫，那與成天價擦脂抹粉又有何不同？不但如此，男角唱小旦，唱的太久了，下台也那末嬌滴滴。文人專以美與動人取媚於讀者，久而久之，他會不會也變成那末嬌滴滴？過去多少文人，多數像戲台上的小旦，什麼「粉白不去手」啦，「腰弱不能馳弓」啦，「多愁多病身」啦，還有什麼，「潘郎」「瘦郎」啦，那簡直就是小旦。

小數則行爲不檢，好色貪財，打趣取笑，自命清高。那又像戲台上的丑角！這類文人，難怪有人搖頭嘆氣道：「一爲文人，便不足觀！」

這都是「文人與文章」的關係害了他們。能寫幾篇文章，便安然自居爲文人。一自居爲文人，便一切與衆不同了：旁人縱酒，叫作市井無賴；旁人好色，叫作登徒子。文人縱酒好色，却叫作「文士風流」。旁人爲非作歹，叫作「小人而無忌憚」，在文人却叫作「不拘小節」。旁人的脾氣怪，就叫作脾氣怪，在文人却叫作「特立獨行」。真的我認識一位朋友，他同太太離了婚，一點都不是太太的過錯，而他却寫了幾首詩分送朋友，恕我記不得那些詩句了。彷彿是說太太不能欣賞他的文藝天才，因此也不能欣賞他許多與衆不同的行爲。如是他感到悲哀，感到曲高和寡，不得已而離了婚。文章一作，他便認爲他的離婚完全對了，他的

笑話！文人與文章，天經地義的黏在一起，壓根兒分不開。這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也當個題目來討論！一點也不錯，就是爲了文人與文章，太那末黏在一起了，問題就發生在這兒。文人作文章，就像女人擦粉一樣，誰也不能說她不應該擦。可是，什末都不管，一天到晚儘擦粉，並不能就把她變成個美人呀！

你怪我比擬不倫，一般所謂作文章，無非是把一樣的話寫得美一點，動人一點，那末與女人擦粉有何不同？專從美與動人的地方下工夫，那與成天價擦脂抹粉又有何不同？不但如此，男角唱小旦，唱的太久了，下台也那末嬌滴滴。文人專以美與動人取媚於讀者，久而久之，他會不會也變成那末嬌滴滴？過去多少文人，多數像戲台上的小旦，什麼「粉白不去手」啦，「腰弱不能馳弓」啦，「多愁多病身」啦，還有什麼，「潘郎」「瘦郎」啦，那簡直就是小旦。

小數則行爲不檢，好色貪財，打趣取笑，自命清高。那又像戲台上的丑角！這類文人，難怪有人搖頭嘆氣道：「一爲文人，便不足觀！」

文藝

朋友也都認爲他的離婚完全對了。看到罷，這文章的魔力，文人的特權！

其實呢，最爲這種魔力所迷惑的是他自己，最愛這種特權損害的也是他自己。因爲他就忘記了作人，甚至忘記了怎樣才能作文人。他流爲輕薄，狂妄，孤僻。於是又有人搖頭嘆氣道：「文人無行！」

讓我們想想看，是不是文人就容易無行，或是必須無行？假使我們把文人與文章給他們分開，中間讓他有點距離，這結論就可以恰恰相反。不必說古今中外多少好文章偏不是文人作的。就專講文人罷，好文章也是生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生出來的文章就好比生出來的花果一樣，清新而實在。因爲這是一種生命力自然的表現。寫出來的文章，頂多只是些紙花籠，看來未嘗不美，可是它缺乏清新，更不實在。因爲這不是生命力的表現，只是些假模假樣的玩意兒。儘管有人喜歡這個，但這個却不能算是文章。

假使文人不甘繫紙花的話，頂好連那個文人的頭銜都不要。先從作個「人」起碼。乾乾淨淨的一個人，沒有一點假借，一絲掩護，只是赤條條的一身，立起腳跟對人，對宇宙。在人生無窮盡的掙扎中，備嘗生命的痛苦與歡欣，閑盡連珠式的成功與失敗，在火的洗禮中滌除自身的罪惡，在鬼魔的世界裏領取整個人類的不幸。

這樣，他就不敢狂妄，何從輕薄？假使他不能和光同塵的話，那也不是由於孤僻，是在自修的過程中，永遠是過程，不能不忍受的寂寞罷了。

這樣，也許他對人生感覺無話可說，那文人的花冠根本不會襯污他的頭顱。但是，他若不甘寂寞，還認爲有要說話，他也必從自己的經驗中鍛鍊自己的語言。他無法從紙堆裏去搜尋語言。因爲那些語言是古人用來寫他們自身的經驗的。他的經驗，只有他的語言才能表現，借來的等於張冠李戴。

這樣，他的生活與工作，都是艱苦的。他被稱爲文人，是他的不幸。他寫文章，是他的不得已。就像文同所說，畫竹是他的病一樣。那就與要作文人，便寫文章；寫了文章，便成文人的一種典型大大不同了。

(二) 夏日海濱

敬讚油色的女人臥在沙灘上，太陽晒着人，海洋搖着人，女人以前病弱得像廢石；

那潮濕的南風使她強大，一些肢體在日光下變黃，踢躡在空曠的海邊吧！

太陽晒在沙石上留有一層層的汗迹，那些脣邊的沙石，那些閉着眼的蝶獸，無聲的沙石，那些閉着眼的蝶獸，無聲的沙石，

(三) 聖奧古斯丁在花園裏

受苦的奧古斯丁坐在花園的白石椅上，他的黑袍子四周開滿修辭學的玫瑰花，可憐又年輕的魂魄在花園裏哭泣。奧古斯丁，一群大蝴蝶飛來花叢落滿他一袍子。

可憐的奧古斯丁別看這一雙可愛的空虛白手，別聽那浮在空中的聲音，(黑翅膀金斑大蝴蝶)！

時時都在改變時時都有，這必然的花園，啊，奧古斯丁，他跑了！啊，歡暢的奧古斯丁，看看它怎麼說尋求安慰的結果，好奧古斯丁！

他的黑袍落在花上，修辭學至高的一筆！

(四) Pandora

下午如彩色的謎，人把樂器的感情都投給一園。舊褐色杜拉活在牆面的壁上，習慣。一個小巧的鉛筆落在世界最美好的一隅。她的太息以輕柔的多蜜。一串語音。最後一次表現古音美麗的旋律。

苦細細地看著這扇打開的窗。窗內太陽照進來，紅牡丹吐蕊大放芬芳，室內烏木榻

踏在碎石小路上的沙沙。忽然，我們走進房裏了，詹姆士消失了一小時之久。」（頁二九至二〇）。另一回，他向一個朋友嘻笑說：「我寫那個故事原是要嚇嚇讀者的。可是書未寫成，我就知道是失敗了。我是口述，由一個蘇格蘭書記來記錄的，然而從始至終，他也沒寫半點聲色，到了也沒作什麼評語，直好像我在口述些統計數目字。有時我故意說些使他毛骨悚然的話，然而靜靜記錄下後，他又抬起頭來用很乾燥的口氣問：『底下呢？』（頁一）

※
潘光旦著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基本定價國幣二十六元
上海新文叢書第二種
全 慰 天

也是現在一般人所最欣賞，統治階級所不可須臾離的法寶，反對它們焉得不有所「罪」？但在著者看來，凡「主義」都會引起感情的烘托，變為死板板的信仰，至於有所「偏」，也就有所「敵」。連著者一向愛好的人文主義與人文主義都不願條件的接受。他說：「我不但不能接受人本主義，並且覺得人文主義中的主義兩字就不妥當，有執一的臭味」。他所接受的只是人文思想。我們平心而論，假如天下某一部份人抬出這個「主義」，另一部份人抬出這個「主義」，均以泰山壓頂式的「宣傳」，像緊箍咒般加諸別人的頭上，弄得以人生爲銳狗；「主義」不但救不了，反而害之。目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局

天他還在校改前作，（遺作中有三部未完稿），並且一九一四年（時七十一歲）還參加第一次大戰的美國救援隊及比利時難民運動員會等組織，而且大聲疾呼地抗斥英國讀武者。以這樣不能再逃避現實的，唯美（頁一〇四）。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七月十九日，上海。

※

亨利·詹姆士算是美國作家中最國際化了，因為他屬於英國多於美國，而他

屬於歐洲大陸又多於英國。他一生可說都

在英吉利海峽兩岸巡禮中。許多他小說的

人物也都是由美渡歐的朝香者，（雖然大

半是上了當的）。然而詹姆士死前十年光

景似乎對美國大大眷戀起來。他以低聲詳

調對 H. 蓋藍說：「如果我重新活一次，

我一定要當美國人，並且澈頭澈尾當美國

人。我別的地方都不巴望。我要明瞭美國

三二）。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我不再回美國了，但我恨不得我能夠。

（頁一〇四）。

其實，這話說完四年以後

，他還是回了趟美國，剛趕上他哥哥威廉

的死。詹氏寫作生涯是一九〇一至一九一

（即五十八至六十八歲），到一九二三

年七十大慶，桂冠四下齊來了。哈佛牛津

的名譽學位，到處禮聘演講，然而到死那

的光明地方。我這個不歡不美是糟透了。

與美國脫了節，我在這裏隱居下來。我的

鄰居對我雖好，然而他們血統上不是我的

近親。一個人老了時對這些感覺甚於幼時

也有極密切的關係。當前社會一般趨向於分工與專化。只要是「專家」，就被社會抬得很高，好像什麼都行了。著者却以為人性是多方面的，人格的適當發展，不能離開與「專一」相反的「通達原則」。爲了這，著者不能不反對「一味的專」。他說：「唯其擅專，故偏狹，武斷、抹殺」。「專」會使人格支離分解，不成爲一個「圓潤的人」。專家的人格很少不有問題，既不通達，又不明智。就整個人類而言，這種人謀求國家社會的幸福既不足，破壞「群居和一」的秩序則有餘。各種新式武器以及原子弹，就是這類專家幹出來的玩意兒。所謂「通達」，並不是「同」，更不是「調一」，而是「和」，「君子不同而和」的「和」，或「調和五味」的「和」，也就是「群居和一」的「和」。

做人的模樣，以「身教」替代「誦的」教」。於是訓教合一，鄉土教育，粗鄙就提出了。至於所謂黨化教育，或招致員生入黨，或在校中添設黨義或三民主義類課程，或設置訓導機構以統制青年思想，無疑均是筆者所極力反對的。

從這裏著者的言論便不能不涉及現實政治。他說：「學生雖不入黨，却應關切政治」，「對當前的政治措施作公開的討論，鄭重的批評，和嚴正的主張」。而另一方面又認定政府當局應富體量不干涉學校行政。「試問把學校當作衙門，員生視同胥吏，教育事業比做錢糧稅收，事先壓制，事後步步審查，即使其間沒有科毫控制政治思想的用意在內，學術的自由還剩得幾許？」又說：「國家聘用有品學的人辦理教育，要他辦得好，第一個條件應該是屬於態度方面的，就是尊重他的人格，信任他的才識，也就是容許他有自由不滿意現實政治的由衷之言，或者是比較刺耳的。然而實在沒有理由認為這應當被目為「罪言」。

新路周刊

編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電報掛號：三九六

司轉換號三九六〇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

電 話 四 二 二 五 五 一 五 一 號
上 海 黃 浦 路 十 七 號 五 一 室

訂購辦法：

方函通三
之影響到資漲價的扣書刊期滿前

二、本刊零售暫定每冊十五臺
元預定三個月照賣八折加郵費如

下表：

平審：一百五十六萬八
掛號：一百八十六萬元

(月價)
航平：三百二十萬元
航掛：三百五十五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以上照賣七折郵包費外加一律存
款發貨時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四、學生集體訂閱特定優待辦法預定三個月每期在十份以上者

七五折二十份以上者七折

本刊每逕星期六在上海北
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

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